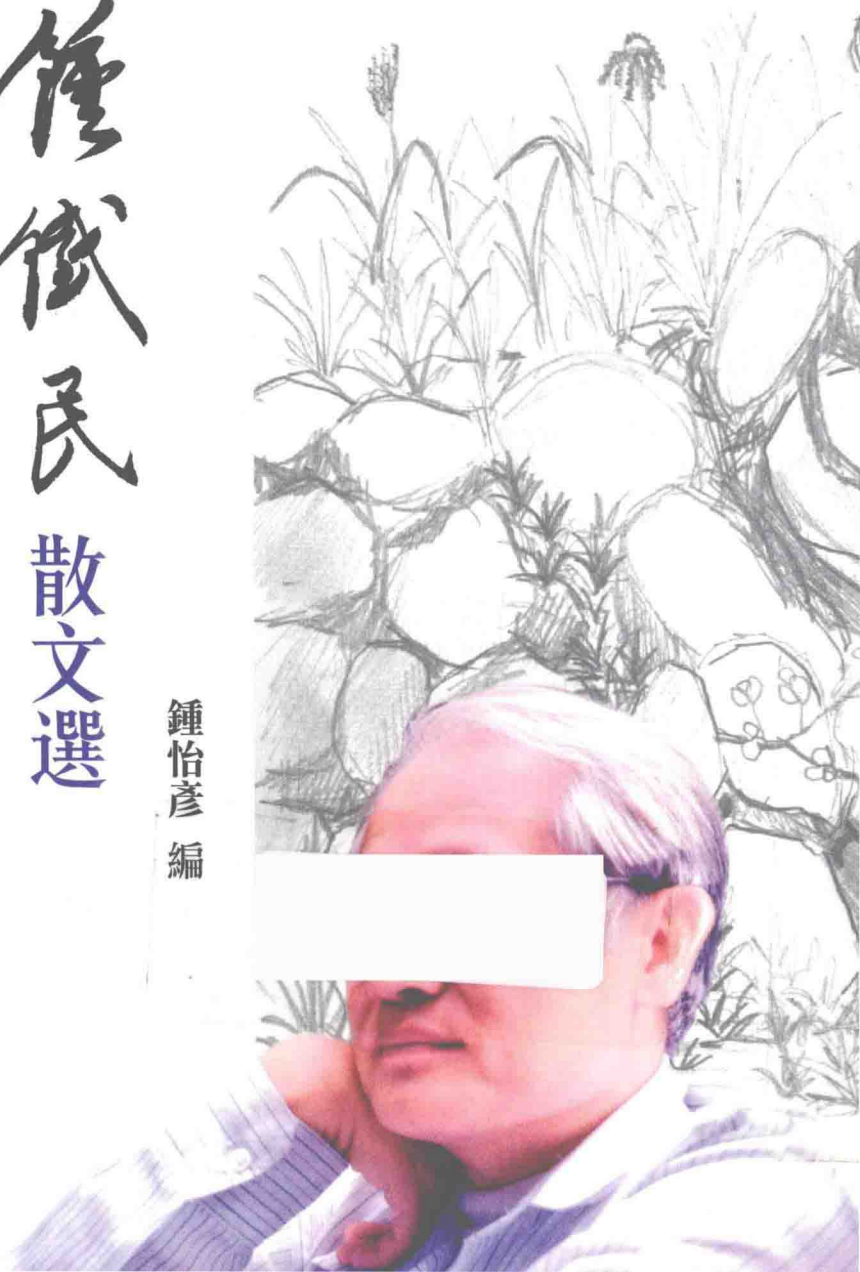


鍾怡民 散文選

鍾怡民 編



鍾儀民散文選

鍾怡彥
編



鍾鐵民散文選

編 者：鍾怡彥
校 對：王欣瑜・吳淑卿・許素貞・黃慧明
鍾舜文・鍾怡彥・鍾鐵鈞
插 圖：莊昀觀・莊昀翰・莊雅筑・鍾舜文
鍾雨靖

發行人：陳坤崙
出版者：春暉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巷8號
電話／(07)7491497・(07)7613385
傳真／(07)7493138・(07)7238590
郵撥／04062209 陳坤崙帳戶

登記證：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154號

出版日期：2013年2月初版第一刷
定 價：25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鍾鐵民散文選／鍾怡彥編．--初版．--高雄
市：春暉，2013.02
面；公分
ISBN 978-986-6327-91-9(平裝)

855

102003382

目錄

我的父親阿成伯	1	台灣文學的領袖——鍾肇政	60
母兮鞠我	9	彭瑞金，台灣文學的守護者	66
漫長的路	13	庫桑	69
女兒賊	16	別等老天賞水喝	78
有女初成	19	水庫的終結 小鎮之復活	84
少年的作家夢	22	有用與無用	89
一本影響我很深的書	29	懶人無懶土	92
鍾理和紀念館與美濃	33	生命之河	95
美濃的台灣文學步道	39	懷璧其罪	98
紀念館成立二十周年有感	45	生存的戰爭	102
世外桃源・客家小鎮——美濃	52	漩渦	105
葫蘆巷裡的長者	55	美濃的黃蝶祭	108

莫要折福害子孫	1 1 8	通向學校的長路	1 9 6
打造農村的行動型社區大學	1 2 2	剃頭紀事	2 0 0
大蕃薯	1 2 6	掛紙	2 0 7
苦苓樹	1 3 2	鹹魚蕃薯飯	2 1 2
生命力	1 3 5	看戲的日子	2 1 7
大舅的牛	1 3 8	早起三朝當一工	2 2 2
青蛙	1 4 3	火燒門錢紙	2 2 5
蝸牛	1 4 8	山頂上的歌聲	2 2 8
蛇的故事	1 5 7	大葉菅芒與蘭花	2 3 1
八月不聞禾蝦香	1 6 7	蘿蔔角、玉蘭花和夜合	2 3 9
紅蟬	1 7 1	回憶錄：北京篇	2 4 3
清晨的起床號	1 7 4		
土狗仔與伯勞鳥	1 7 8		
五色花和尚	1 8 8		
嚇鳥	1 9 3		

我的父親阿成伯

我的祖母一向叫我的父親阿成，附近認識他的人全都叫他阿成哥或阿成伯，也只有外地的朋友才稱他理和先生。

成這個字，客家話讀作神。聽長輩們說，父親小時候十分乖巧，沒有個性、沒有脾氣，癡癡直直的任人擺佈，家鄉用語裡，形容癡直的人說他神神，大概就是這樣，父親的小名阿成阿成的，就被叫定了。一直到現在，年長一輩的、比較親近的親友及鄰居仍然稱他阿成哥阿成伯，所以「鍾理和紀念館」在他們眼裡就是「阿成伯的紀念館」了。

在我的印象裡，父親謙和沈著，跟人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聽的多說的少。大部分的時間，他不是在看書便是在寫稿，要不然就是默默的在沈思。這樣的時候他看不到也聽不到，臉上的表情十分嚴肅，附近許多孩子都曾經被他這種模樣驚嚇過。大埤頭的阿雄有一次在我家附近山坡上掌牛，興沖沖想要跑來找我，當他

1 大埤頭：地名，位於高雄市美濃區興隆里，位置約在黃蝶翠谷與廣興的直線中間。

從坡下翻上來，正好對著坐在禾埕上沈思的父親，父親默默的瞪著他看，其實他可能視而不見，但是他那嚴肅的模樣，把阿雄嚇得落荒而逃，任我怎麼呼喊他都不敢再來。

我的父親嚴肅但不嚴厲，生活上，他有些大原則，是嚴格要我們遵從的，細節做不好他卻總是能體諒和寬待。我跟大妹年齡相差十歲，大妹念小學時，一直都是由我來指導她的功課，當我發現大妹寫字太潦草，常常要粗聲叫罵，有一次父親過來看了看說：



「只要筆劃寫對了就好，將來寫多了，字體自然會漂亮。」

母親性子急，脾氣躁，指使我們做家事時，沒有一樣她看得順眼，於是我跟妹妹不斷的挨罵，甚至挨打，因為母親要求得嚴格。她小時候家境差，聽說外公和外婆就是這樣把他們兄妹磨練出來的。所以在母親的教育裡，絕不允許子女懶散顛預。有一次母親又因為妹妹處理事情不妥當急得跳腳大罵，妹妹則哭哭啼啼，鬧得難以開交。父親過來了，他先看了母女兩一會兒，然後輕輕對妹妹說：

「憨妹子，妳教妳媽媽寫幾個字看看，是不是比妳寫得更端正。」

母親小時候沒有機會受教育，跟隨父親後曾經很想從頭學起，可是，母親農事家事都做得好，就是讀書寫字總學不來，她家事多很難專心，又性急不耐煩，這是她的痛處。父親的話立刻使母親領悟，學習急不得，而且也不是一次就做得完美的。於是尷尬的笑一笑，解除了妹妹的困境。

在生活的態度上，父親的要求卻是非常嚴格的，原則性的錯誤絕不許觸犯，那是沒有通融的。父親要我們生活嚴謹，散漫、隨便在他看來都是罪惡，生活的規律不容破壞。比如早上起床，一定在六點以前，起床以後有許多家務要處理完畢，然後才能去上學。冬天又碰到星期天，既然不必去上學，為什麼不在被窩裡多睡片刻懶覺呢？這樣的想法不但不成，還要招來父親一頓痛罵。我一直想不通，這又不是什麼大過錯，為什麼父親卻對此深惡痛絕，不假聲色的責罵我們

呢？

有一次我奉父親的命令，到遠在屏東的父親的朋友家，這位父執是有地位也是父親很尊敬的朋友。我在他家過夜，第二天起床後我出去走遍了附近的大小街巷，繞完回來，他們一家人還沒有起床。直睡到九點多，說是星期天反正不必上班上學。這讓我這一直無緣睡懶覺的人羨慕死了，也得到了跟父親抗爭的依據。人家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

「那是都市人萎靡的生活，是我們最不能學習的部分。你為什麼不去看看人家工作時，是怎麼拼命的？」

父親認為人應該認真生活，如果生活態度隨便，不遵守規律，一件事可以隨意更改，那麼每一件事便都可以更改了。這便是散漫，散漫的人就是生活上沒有責任的人。這正是父親無法忍受的事。

我從他的作品裡，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他是如何推崇那些認真生活的人，他們許多都是卑微的小人物，日子也過得很艱苦，但是我們看看他們，是如¹何跟貧窮奮鬥，在這種不屈不撓的奮鬥中，讓我們清楚感受到人性的崇高和尊嚴。像是〈老樵夫〉¹一文中赤窮的邱阿金，正是一個生活認真又規律的人，看過

1 〈老樵夫〉：今收於新版《鍾理和全集5》，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出版，二〇〇九年三月。

這篇文章，誰不為邱阿金的行為感動？反倒是那些善於隨機轉變，投機取巧的所謂社會賢達，在父親筆下最沒有分量。

人應該活得有尊嚴，應該為生活打拼。他的作品〈夾竹桃〉²裡所諷刺的，就是都市裡像蟑螂一般寄生的人，他最厭惡不負責任沒有尊嚴的生活態度。這也就是他對我們嚴格要求的原因吧。

我的祖父是鄉下地方雄霸一方的土財主，父親自小在呵護中長大，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自律的要求呢？我想，這跟他是客家人的性格有關。在客家社會中，是沒有「少爺、小姐」的，每一個人都有一份生活的任務，一個人得到的評價不在他的地位高低，而是在他處事的態度是不是符合客家人的社會標準。

從小養成的習慣，使我一直到現在都無法晏起，早上睡懶覺會使我有罪惡感。在這種生活態度下，父親的另一個要求當然就是誠實了。做人要誠實，生活也要誠實。嚴謹的生活絕不容許有一點虛假。否則自欺欺人，生命失去了尊嚴，也就沒有價值了。他的短篇小說〈復活〉³中，曾對自己要求孩子誠實的原因說得很清楚，並且敘述自己如何為了矯正孩子說謊，將孩子綁起來痛打，使孩子心生畏懼，也因而促使孩子生病夭折。文中對自己的行為自責不已。

2 〈夾竹桃〉：今收於新版《鍾理和全集3》。

3 〈復活〉：一九六〇年七月卅日發表於《聯合報》，今收於新版《鍾理和全集2》。

父親對我們要求絕對誠實，這件事不假，但是苛責孩子，用繩子綁起孩子痛打的情節卻是虛構。父親因為貧窮耽誤了治療大弟肺炎的時機，終身愧疚，或許是為加強自責的分量，才加了那麼一段責打孩子的描寫，其實父親是很少責打孩子的。

我幼年時期，因為脊椎結核又貪玩，把自己摔成了駝背，可是住在山坡底下，四周全是頑皮粗野的玩伴，所以上山下水爬樹蹦跳，沒有一樣我會輸入，尤其是爬樹摘水果、找鳥窩。父親只是不斷的提醒要小心，勸阻卻未禁止，因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禁止是辦不到的，最多是陽奉陰違，我只要離開了屋子周圍，父親是看不到也管不到的。我到現在還很清楚記得他憂心忡忡對我說的話。他說：「兒子！別人摔下來，最壞也就像你現在一樣，如果你再摔一次，怎麼辦呢？」

只要不觸原則性的德行，即使我們偶而犯錯，往往父親只是告誡一番，甚至像跟朋友討論問題一般，解說為什麼這樣做不對，如果換一種方式是不是更好？很少怒顏相向。但是基本的誠信原則，絕不能商量。我深深瞭解，他個人不論做人處事或是寫文章的態度，都是一樣的。

父親罹患了當時被視為絕症的肺結核，數年住院治療，出院後我們全家遷回祖父的農場來，讓父親長期養病，他失去了中學的教職，也不能操勞工作。一個終身以文學創作為職志的人，這樣的一個遭遇，固然奪去了他的職業，讓家人失

去了生活的依據，但也有了更多的時間來專心思考和寫作。

雖然病苦和失眠深深纏著他，父親在這段時間內確實也寫下了許多感人的作品，悲哀的是當時社會情勢特殊，文學受到政治的控制。在中國文學的大旗下，文壇又由渡海過來的人文主掌，整個文學氣氛由政治著意塑造，於是充斥的不是對祖國的懷逝哀情，就是滿紙血腥的戰鬥意志。台灣只是反攻基地，在中國意識下幾乎是不存在的。

這種環境中，父親以台灣為主體，完全描寫台灣人的生活與感情的作品，根本沒有立足的餘地，難怪他所有的作品要一再的遭到退稿了。連得到中華文藝獎最高獎的《笠山農場》，在他死時都還沒能發表面世，「故鄉」⁴、〈原鄉人〉⁵等不得發表也就不足為奇了。

用全部生命去創作，寫出來的作品卻得不到賞識和肯定，每一次退稿總是深深刺痛他的心，不說感情上的傷害，事實上他更迫切需要文字能換取一點薄酬，幫助他解決經濟上的困境。

但是，這一切都落空了。起初他以為退稿是因為自己文字表達能力差，文字

4 「故鄉」：即「故鄉四部」，包含〈竹頭庄〉、〈山火〉、〈阿煌叔〉、〈親家與山歌〉，今收於新版《鍾理和全集1》。

5 〈原鄉人〉：今收於新版《鍾理和全集2》。

不夠通暢，於是每次退稿後就把作品重改，一修再修，常常一篇文章有三份、四份原稿的。可是，再怎麼改也未更改他對這塊土地上的人與物的真實感覺。後來他瞭解了作品被拒是客觀環境因素，雖然表達了對文學絕望、無奈的心情，但絕不虛假的去討好統治者，迎合當時的氣氛，寫出任何一篇有損台灣人真實感情的作品。他依然我行我素，堅持自己的風格，即使沒有人願意刊登，他還是默默的在鄉下做他創作的工作。這就是父親表現在文學上的「真誠」。

如今，我自己也已為人父。我對孩子的要求，並沒有超過父親當年對我們兄妹們要求的水準，可是現代的孩子，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要求，尤其對傳統生活的規律總是抱著反叛的態度，她們不以為每天早起有什麼實質意義，特別是她們前一晚過了半夜才上床。對我要她們嚴守規律看成是代溝。我也經常被迫妥協，順從了孩子們的方式，儘管我並不以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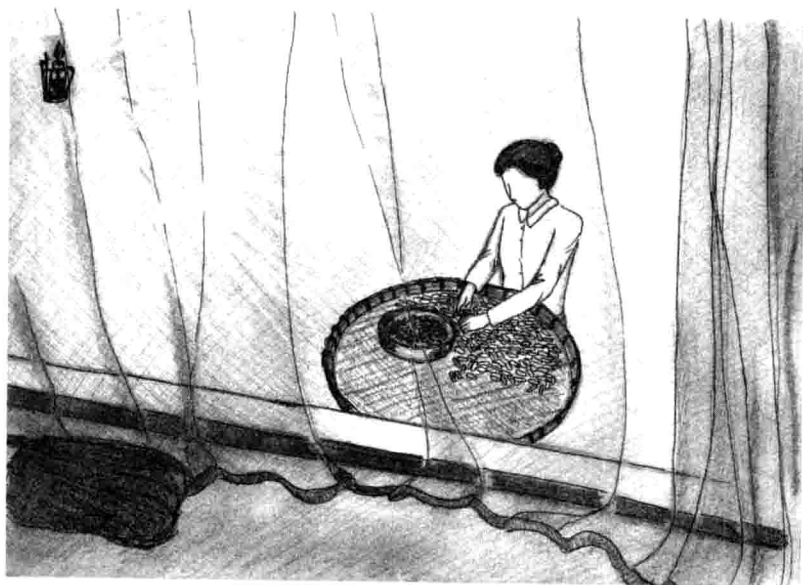
父親一直被稱作阿成，已經是一個沒有脾氣的人了，在許多事情上他還是能堅持，在管教孩子這件事上，我常常在想，是我不如父親堅強呢？或者是現在的孩子沒有我們從前聽話！這一點，實在愧對父親。

母兮鞠我

母親一向堅強，年近九十歲，生活上完全不依賴別人，還要幫我們照顧「鍾理和紀念館」，在我們忙碌時負責開門關門清理的工作，甚至應對訪客。可是年前一場大病，病後整個人虛弱下來，需要我們照顧，我這才赫然感覺到，母親真的老了。

印象中母親與我最親近的時期是父親遠在台北住院療養的那段期間。那時我八、九歲，老舊房屋四壁透風。沒有電，為了省油把煤油燈盞的燈芯盡可能拉低，只剩黃豆粒那麼一小朵火花，掛在石灰牆上搖曳。晚飯後蛙聲和蟲聲響徹山區，我和弟弟兩人躺在蚊帳裡，母親用竹簍盛著花生，坐在蚊帳外面「畢剝——畢剝」的剝殼。

花生是母親種的，利用兩季水稻中間的三四個月時間種些黃豆芝麻或花生等雜作。黃豆芝麻是要變賣換錢的，只有花生留下來是半年多的菜餚。事實上炒花生仁既是下飯的菜也是我們兄弟的零嘴點心。下課回家褲袋裡總有一把。而晚上



剝殼則是母親的例行工作，因為我們消耗得太快了。我們躺著聽母親剝花生，也聽母親反覆告訴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的外祖父家是典型的佃農家庭，外祖父去世又早，家庭貧窮姊妹又多，母親十五歲起便與十三歲的弟弟挑起了生活的擔子，根本沒有機會進學校接受教育。可是母親所要求我們表現的行為，竟然與傳統儒家處事態度如此的不謀而合。母親記得很多諺語，談話中總是很恰當的引用著。比如要我們早起就說「早起三朝抵一工，早起三年抵一冬」，比如我們做危險的動作而又自鳴得意時便說「興興打鐵難免

火燒寮」。¹

母親不太會說故事，在母親剝花生或縫衣服時，經過我們再三要求，也只講過〈虎姑婆〉和〈三姐妹〉等有限的幾則民間故事。而我們總是在母親柔柔的語聲中睡著，也不知道母親何時上床。

母親性子急，做事又很求完美。所以在她指導我們做家事時，常常是我們最苦難的時刻。記得有一次她教大妹搏紮起火用的草結，大妹試了幾次都是搏得蓬鬆鬆，母親聲音則越來越高。父親在旁邊樹蔭下看書，輕輕的笑著對大妹說：「妳拿筆教妳媽媽寫字，看她寫得多漂亮。」於是母親立刻就降低了聲調，訥訥的笑著朝父親瞪眼睛；父親則早已埋頭看書去了。

母親用起鐮刀時自在熟練，就是抓筆時顯得笨拙無比。在父親住院的那幾年，母親曾要我教她寫字認字，她是那麼認真，因為山間會寫信看信的人不多，她希望至少可以看懂父親的來信。而我只有二年級，實在所能有限，學識字的事最後也只好放棄了。

拍父親理和先生的傳記電影《原鄉人》時，李導演請她去台北出席記者會，我一直擔心在鄉間幾十年的閉塞生活會使她感到不自在。但當她與飾演她的女主

¹ 興興打鐵難免火燒寮：興致很高想學打鐵，卻不得要領，結果反而造成災難。有提醒做事莽撞的人要謹慎之意。

角林鳳嬌見面時，牽著林鳳嬌的手，從客家的髮式開始談起，好像彼此是多年相知。整個招待會中她大方穩重，讓我深感驕傲。

她與父親的相愛與相關懷的情感令我十分感動。想想，要母親拋棄家庭，要把半生的生活全部割捨掉，跟隨一個沒有多少謀生能力的人去到那個遙遠而且一無所知的地方過日子，如果不是有大勇氣便是白癡，而我知道母親並不傻。

我記得有個記者問母親：「如果時間還可以重頭再來，妳是不是還要跟理和先生出走呢？」

母親想了片刻，微微笑著，但有些無奈的說：「我還能怎麼選擇呢？」
母親的心中，除了父親是永遠不會有別人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民生報》